

按梦聊斋 人之卷

飞天麒麟

兰京

爱情人家庭大，
大规模宰相人。
莫不是王侯将相，
替花御酒，御酒替花。

006

爱情小语系列

策划

情人草工作室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楔子

庭梧叶老秋声干，庭花月黑秋阴寒。

聊斋一卷破岑寂，灯光变绿秋窗前。

搜神洞冥常惯见，亦与异物相周旋……

夜深深、月沉沉，远处谁吟唱起幽调？一句句、一声声，凄丽绝美教人怜……

那是一个很古老的传说了，相传在远古时代，天庭发生了一桩仙人与花灵痴缠相恋的情事，玉帝在大为震怒之后将他们打落凡间，而在临下凡前，五位仙人的心头因心痛而各自淌下了一颗鲜红血珠，血珠带着仙人心头深深的爱意与想望，幻化成五个通灵精魄之身。

“这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传说了……”蒲松龄一拂额下黑须，手执小楷喃喃自语着，“乡下老人一再跟我提醒，这个传说是一代传过一代了，我一定得将它做个记载，只是这五个通灵精魄之身，又该有怎样的凄美传奇呢？”

澎湃的谬思像浪潮一波波冲入他的脑海里，他如有神

助地振笔疾书，写下一页页关于那五位精灵魂魄的故事。
桌前的烛光也恍然摇曳着，幽然变绿了。

很久很久以前……

“蒲先生，来吃茶啊。”

“暖。”馆子角落里一名年近六十的老书生尴尬地勉强朝那人笑笑。

“今年进京考得如何，有没有信心榜上题名？”

老书生不自在地忙喝茶以逃避问题。他打从少年时连连进京赶考，从黑发考到白头，仍功名无望，仅是个落魄文人、穷酸秀才。

“近来日子无聊至极，没啥子新鲜事，也只能跑茶馆来耗了。”那人机伶地转开了令人不悦的话题，落坐翻转了个倒覆的茶杯，自斟自道：“蒲先生最近有没有鬼怪故事可以说来听听？你说故事的本领可是一等一的。”

这种恭维，他敬谢不敏。一个清高文人被视做茶馆说书的，简直是斯文扫地。

“我听说，最近在鼓楼东街附近有个挺精采的杂耍，很多人一看再看，明知是唬人的，却抓不出破绽，照样看得津津有味。蒲先生，你去看过吗？”

没有。不过鼓楼东街离琉璃厂挺近的，去买些文房四宝顺道看看热闹也好，反正今年八成又得名落孙山，不如散散心，去去晦气。

可他没想到，他看到的会是如此光怪陆离的景象。

“我就是要你家小兄弟上去偷只蟠桃下来！”

“蟠桃？”年约十六的艳丽娇娃惊声细吟。“官爷，您这也太强人所难了。先是要咱们偷仙女的披帛，又要咱们

偷孙猴子的金箍，这会子竟要咱们偷王母娘娘的蟠桃，您这不是在玩咱们的小命吗？”

“你偷是不偷？不偷就拿你和你弟弟当骗徒给抓进牢里，教你吐出前几天大伙被你骗走的银子，再赏你姊弟俩几十大板！”

一名官差状的壮汉粗鲁笑喝着，旁人也连声起哄，围着小姊弟俩喝彩鼓噪着。

“我们哪有骗过你们的钱？”少女委屈的娇嚷细嫩得温软无力，嚤嚤吁吁。“我们每次都是凭真本事赚血汗钱，没一次表演是假的！”

“算了，齐娃。”小少年斜眼冷斥。“他们这些看戏的哪会管咱们死活。看戏时一大堆刁难，给钱时却又不甘不愿。说什么要抓咱们进牢里，我看他根本是想抓咱们俩进他房里！”

“哎，你这小子，竟敢污辱官差？”壮汉恐吓地逼近。

“大人，请别跟他见识。我弟不过是个孩子，童言无忌！”

壮汉挑眉瞥视急急护在少年身前陪笑的小美人，那脸蛋，那身段，那粉嫩细腻的雪肤，让他更加欲火奔腾。

“给我听着了！我要你们变出个蟠桃来，就给我变出个蟠桃来，否则我马上押人人牢！”好让他和这天生尤物痛快销魂。

“这……”少女为难地以眼神环视围观的人潮，竟没一个挺身仗义执言。“官爷，这事恐怕太……”

“要蟠桃，给他蟠桃不就得了！”少年怒喝。

“小桂！”少女的细声阻止根本无效，只见少年将长绳往空中奋力一抛，绳子便直直悬在云中，看不清顶端勾挂在何处，只见另一端握在少年掌中。

“齐娃，我上去了。”

“小桂，你疯了！那会送命的！”

“丢命也胜过任那头肥猪糟蹋咱们俩。”

“你说啥”气得壮汉吹胡子瞪眼。

“上去了、上去了！”众人开始兴奋嚷道，专注地看着小少年顺着绳索攀向高空。

“小桂！你下来，我不准你做这么危险的事！”少女娇柔恐吓着，仍阻止不了他逐渐进入云层的身势。

不一会，他就在云堆中没了影儿。大伙全抬头切切期盼着这场诡异好戏，正奇怪这绳索何以挂在云内不会落下时，一个大碗般的鲜嫩肥桃突然由天上砸下，掉在壮汉惊愕的双手中。

“真是蟠桃！”

“太神奇了，他怎么偷到蟠桃的？”

“不会吧，哪有这种事？”

正当下头拥挤的人群狂热争睹那只蟠桃时，倏地天上又掉下一颗碗大的东西。众人定睛一瞧，登时魂飞魄散。

“妈呀！是颗人头！”

“小桂！”众人哄乱地退到远方，唯有少女哭叫地冲往地上那颗血淋淋的头颅。“小桂、小桂！”

她才捧起少年的头颅，天上就又掉下一只只手臂双腿，和七零八落的躯干，吓得群众尖声狂嚷，几名妇人当场昏了过去。

“小桂！我叫你不要上去偷桃的，你为什么不听！”少女失声哭号，痛泣地一一拣拾四散的肢体。“小桂……你教我以后怎么办？”

她一面哭，一面把尸块丢人装卖艺道具用的大竹篓，众人躲得老远，有的赶紧逃回家烧香，有的忍不住呕吐，现场一片混乱。

“官爷，我弟弟他……你叫他偷蟠桃……”少女讲没

两句就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却死抓着壮汉不放。“你教我怎么办？要不是你逼他上去偷蟠桃……”

“我我我哪时逼过他了”他吓得三魂去了七魄似地使劲甩开少女。

“官爷，都出人命了，你不能不认帐啊。”

“你别抓着我，滚……滚开呀！”

“官爷！”

他一路逃，少女就哭着沿路追，众人更是惊恐地急急散开，省得惹祸上身。

“官爷，你教我拿这些尸块该怎么办？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哪……”

“别跟着我！这不关我的事！”他没命大吼，边跌边逃。

“官爷！”她阴魂不散地紧紧追在后哀号。“我连葬我弟弟的钱也没有，你教我该如何收拾这团惨剧？”

“走开！你自个儿去处理你弟弟去，少惹老子！”壮汉将整袋银两砸往少女脸上便没命似地疯狂逃逸。

噢……要命，他怎么拿这么硬的银子砸人家的脸？

少女一面抚着被砸青的额头，一面抓着钱袋缓缓步回空无一人的荒凉大街，踢踢装着少年残骸的大竹篓。

“出来啦。人都走光了，还害我赚到一记青紫。”

“走啦？”小头颅由竹篓顶口探望半天，才猛地整个人完整健全地蹦出竹篓外。

“拿到多少银子？”

“大概有十几两吧。”少女揉着额头，可怜兮兮地任少年猴急地将钱袋自她手上抢走。“可是……绝招一旦使出来，我们就再也不能在这儿卖艺了。”

“总比卖身好吧。”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“嘿，这儿有二十多两！”

“是、是。”哎，她的头又不是金子打造的，哪能期待小桂会关心她的伤势。“我头好痛，还是先回……”

“齐娃，我们今几个可以吃烧鸭！”他狂喜地跳在背起竹篓迳自离去的少女后头。“不然就是上贵升客栈去，叫一桌香的辣的，狠狠摆个臭脸给那个势利掌柜的看。我看他还敢不敢像撵乞丐似地轰走我们！”

“吃完了这餐，那下一餐怎么办？”

“管他的，先享受再说嘛。”他抛抛钱袋。哇……原来幸福美满有这么重呀，难怪穷人的命都很轻。

“你前阵子才说你想买纸跟笔学写字的，现在却又……”齐娃一怔，步步挨过去。“小……小桂。”

小桂也紧贴在齐娃，警戒万分地环视包围住他们的奇怪壮男们。

“抓那个女的。”其中一名小个子少年低道，壮男们立刻一跃而上。

“你们要做什么？光、光天化日之下……”齐娃还未虚张声势完毕，就被迅速拖往一辆马车方向。

“你们想带齐娃去哪？”小桂疯狂地与壮男们扭打。“来人哪！抢劫啊！有人当街抢弱女子呀！”

小个子少年孤傲地走近被壮男架住双臂的小桂，阴森地一勾嘴角，猛地就打了小桂个嘴巴子，登时青紫见血。

“小桂！”齐娃在塞人马车的前一刹那，被一只大拳击中肚腹，痛得她当场晕厥过去，不省人事。

“把这小子也带走，省得他四处乱嚷，将事情搞大。”“噎。”壮男们必恭必敬地应着小个子少年。

齐娃与小桂，就此分别载往不同方向。神秘的马车如来时一般地悄然疾驰而去，原处只留一阵烟尘，四下萧条，空余竹篓子在地上随风滚转。

“像吗？”

“很像，她若一直垂着双眼别瞪大，就更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”

“声音呢？”

“您听听看。”小个子少年打开暗室中的一小块秘密窗洞，里头的声响立刻随着光亮一同爆出。

“放我出去！我不管你们是谁，立刻放我出去！”

小窗即刻又关上，截断里头的哭嚷，听得那人轻笑不已。

“您觉得如何？”

“很像，只是我从没听元宁如此大哭大闹过。”

“奴才已经饿她三天了，没想到她还是如此顽强，根本听不进奴才的解释，甭说是交代要她办的事了。”

“那是当然的。”那人悠然步出黑暗的密室，淡雅吟道：“从小饿大的人，怎会害怕挨饿？从小就被吓大的人，岂会害怕恐吓？”

“那……贝勒爷，这会儿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来办。”

不出半个时辰，那人便以俊雅温柔的气韵降服齐娃的惊惶与敌意，并以优美的呢喃哄得她热泪盈眶……

“那你父母都不知道你妹妹元宁离家出走的事罗？”

“我不想增加父母的担忧。毕竟，我们家与硕王府联姻的关键本来是在我身上，因为我无法娶硕王府格格为妻，这差事才会落到我妹头上，改由她去嫁给王府的三少爷。”

“这种没有感情的婚姻太可怜了。”也难怪元宁格格会离家逃婚。

“我们这种身世的姻姻，也不能谈感情。”谈的尽是门当户对，或势力结盟。“虽然硕王府与我们家世代交好，

但若连连经历我和我妹与他们的联姻失败，再好的交情，都难免会产生疙瘩。这事，我难辞其咎。”

“你也别太自责，你已经很尽力了。”齐娃正想拍拍那人肩头，却在一旁小个子少年的狠眼警告下僵住了手。

“我知道强押你来假扮我妹，不是什么好点子，但事情已迫在眉睫，逼得我不得不下令暗中遍寻合适的替身。”

“喔。”破……破在什么街，听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事。那意思大概是，呃……“你妹出走的秘密流传到街上去去了？”

“你真机伶。”答案还没揭盅她就晓得了。“事情传到街上还好，问题是，它也传进硕王府王爷和福晋耳里。”

“哎呀！”柔软小拳抱憾地击上另一掌。“那就真的糟了。”

“还有更糟的，就是他们下帖邀我和我妹去赏花小叙一番，顺便探望他们才满月的小孙子。”

“难怪你会急急派大批手下四处找替身。”嗯，这个忙是该帮，助人本是应当。

“可我没见过你妹妹，教我怎么假扮她呢？”

“小顺子会指导你。”

她怯怯瞟了那小个子少年两眼，马上遭到对方冷睇还击。

“你不愿意？”

“不……”真糟，该怎么说呢？“不是不愿意啦，而是找个太监指导我……”

“我自会从旁协助，提点你该注意的规矩。”

“呃……”这的确比较妥当，但……

“而且，酬劳上我绝不亏待你。”

“这个不重要啦。”她不好意思地憨笑摇摇手。“我能有机会进你这亲王府大开眼界，眼你这货真价实的贝勒爷

平起平坐，就已经很了不得了。而且，这事要是你派来掳我的人当初肯好好跟我说明缘由，我早就一口答应帮忙了，根本用不着当街抓我，还关了我好几天。不过……你打算要我扮多久？”

“不会很久。”他优雅一笑，轻柔答道。“我的人马一直都在搜索元宁的下落，她藏不了多久的。”

“别太逼她，给她个喘息的余地吧。”和她同年的格格原来不尽都在安逸享乐，自有她们的苦处。“这事我马上回去准备准备，赴宴那天……”

“你不能回去。”

齐娃愣愣望向他俊逸的浅笑。

“我妹回来之前，请你就待在这里假扮元宁格格。”

“不是只要骗过硕王府的那场邀约就成了吗？”

“那我父母怎么办？总不能要我继续骗说元宁仍在病中见不得他们，却可以出门赴别人家的宴吧？”

“这倒是。可是外人好骗，家人就难说了。”

“我会找人从旁掩护。重要的是，你这几日得用功点。”

“这不难。像我这种江湖卖艺的，演什么就得像什么，只是你也要小心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啊。别太为这事操烦，忽略了自己。我看你虽然好像挺精神的，可是眼神却很疲惫，你一定累很久了吧。”

他悠远地思索了一会，恍惚笑道：“是，我的确累了。”

“所以要放宽心，好好休息。至于住在这儿的事……”她伤脑筋地想了一会。“我担心我弟弟……”

“我自会替你照顾。”他温柔的笑靥中仍有淡淡无奈。

“为人兄姊，好像总免不了这份担忧。”

他也很为他妹妹的下落着急吧。

“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！”齐娃感动地拍胸脯保证。“在找到你妹之前，我一定会倾尽全力来帮你！”

齐娃却不知道，自己这股傻呼呼的热忱为她带来多大麻烦。

“元宁见过王爷、福晋，恭贺府上喜获麟儿。愿府上世代绵延，富贵长存。”

“宁宁真是太客气了，就快嫁到咱们家做媳妇儿，还见外什么呢？”座上才当祖母的硕福晋艳光四射地淡笑。

齐娃僵着甩帕曲膝的势子，看傻了眼。哇……这就是元宁未来的婆婆？若照四贝勒先前交代的，她应该五十多岁了，看来却像三十出头的美女。富贵人家果真和市井小民的命不一样，连笑容都闪着金光，温柔却气势逼人。

“这是给府上小王爷的满月贺礼，请笑纳。”四贝勒悠悠然地朝屋外微展长手，立即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。

小顺子早已机伶地叫一长列的贺礼人马鱼贯进入，展示各色精品，顺便趁众人目不暇给之际，快手将跪到呆掉的齐娃拉起，也狠捏她手臂一记以示警惕。

齐娃痛得两眼一泡泪，叫都不敢叫，只能拼命皱鼻子挤眼睛。

坐在厅堂另一侧的贵客中，最年少秀美的男子忍俊不住，连忙低头轻咳。

那是谁啊？看起来跟她差不多大，挺眼熟的。这就怪了，她在这儿根本就是個陌生人，怎会觉得人眼熟咧？

呀啊 齐娃差点尖叫出声。好痛，小顺子又在捏她手臂了！

“眼睛！”他轻斥。

“喔……”她苦着小脸垂下眼。

没办法，听说元宁格格气质清冷，尤以垂眸沉思的优雅态势著称，齐娃就只得天天练习半开眼的功力，镇日一副睡眠不足状，严禁自己骨碌碌的晶灿大眼灵活乱转。

“宁宁就跟他一起去沁翠亭坐坐吧。”

“啊？”齐娃傻呼呼地抬眼回应硕福晋的轻吟，脚板立刻遭小顺子狠躁一记。

“今几个我女儿也回娘家来探望小侄儿，顺道和‘弈茗诗社’的朋友们小聚，你们姊妹淘们好好儿聊去吧，不必陪在这儿和咱们老人家耗。”

“可……我……”她连这种场面都应付得一塌糊涂，哪能再面对元宁的熟朋熟友！“我想我……”

“元宁格格，请。”方才对坐的美少年礼貌一笑，展着右手恭送。

齐娃赶紧朝四贝勒挤眉弄眼，他才正欲起身，却被一旁抱着孙儿逗得不亦乐乎的大胡子王爷拦住，要他替小孙子卜卜卦，该取啥子别号趋吉避凶。

她毁了……这下子真的只得自力更生了。

“你这回和前几回来的心情差得还真多，终于想通联姻的事了？”美少年一面和她漫步园中，一面优雅笑问。

“呃呃呃……”

“我虽然也不赞成这种联姻之举，却还是很期望你嫁到这座府里来。”

他……就是四贝勒所说的指配对象：武灵阿贝勒？唔，果然和他们讲的一样，很傻美。

“你已经准备好做新娘了吧？”否则不会变得如此看得开。

“呃……啊……”

“前阵子听到你与人私奔的流言时，我们这儿还一度

大起风波，阿玛甚至气到大骂说你家既然这么没诚意联姻，他也不希罕这门亲。幸好，这一切都是流言，否则我阿玛和你阿玛为此心结而在朝中贡上了，只会让咱们的政敌看笑话。”

“是啊。”老天爷，一件简简单单的婚事何必搞得这么复杂？

“更何况我们家和你们家在朝堂上的势力已大不如前，现在必须联手，闹不得内哄。话说回来，姊姊出嫁后，阿玛和额娘一直期待能有个贴心的媳妇相伴，可是大哥才不肯割舍他的心爱老婆，二哥又和二嫂戍守在关外，你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寄托。”

“说得好像我是嫁来独守空闺似的。”她天真地咯咯笑。

美少年怔怔望向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说的不对吗？

“呃，不。”他失笑，有些不解地继续在花林中领路。“只是……我以为这些应是你早该知道的事，没想到你明了的比我想像中的还少。”

糟了！“那、那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记得我前阵子一直都在重病中吗？”

“听说了，好像病得连家人都见不得。”

“对呀，连家人都见不得了，你想那病有多严重！”她急切地比手画脚，开始胡说八道。“我一度病得连自己是谁都不认得了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语无伦次，我家人都快对我绝望了，深怕婚事没办成反倒得先替我办丧事。现在我病情好不容易有起色，可脑子里还是胡里胡涂的，四个哥哥都会喊错，你能要求我再去记什么我家你家的混乱交情吗？”

“这是……什么病？”这么严重。

“脑筋有毛病。”

“啊……”他愕然思索半晌。“你三哥、三嫂以前好像也得过这种类似的病，一发病就性格大变，记性混乱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给他们传染的！”天晓得。“我们可不可以别去见我那票什么‘匿名施舍’的姊妹淘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‘弈茗诗社’吗？”

面对齐娃委屈讨饶的甜美模样，他不禁心神荡漾，呆到忘了注意她这话的反常。蓦地，远处传来的轻笑细语，令齐娃一怔，忽然大起探索的好奇心，决定先乘势观察一下敌情。

“快点过来！”她噓声低叫，兴奋地一把拉过美少年躲到奇石假山后。一票衣香鬓影的格格们正边笑边聊地移师蔷薇院，踏过齐娃他俩才刚步来的花径，没注意到一旁假山后躲着的两人。

“所以我阿玛就买下他整个戏班子，你们有空可以到我家听听看。”

“他算不上京城名噪，但扮相挺不错的。”

“上次借你看的《珠玉词》如何？那可是很珍贵的刻本呢。”

“我额娘最近又多订了几十疋苏州料子，花色再好，看多了还是会腻。”

“你家不是又养了一批画师吗？有没有比较出色的人才？”

少女们的噓呼声句句交叠错落，婉转优闲，衬着花盆底高鞋呱嗒呱嗒的响音，簪钗银铃的叮叮当当声，罗织成一片富贵雍容的音韵，远远而来，淡淡而去。

“元宁，你是怎么着？”待娘子军们远去后，美少年忍不住质疑。“她们冲撞你什么了，何必如此避而不见？”

待他看清齐娃吓呆的惨白面容，不觉大惊。

“元宁？”不舒服吗？

她防备甚剧地瞪眼瞪他，步步退离，好像忽然发觉他是个怪物。

“怎么了？你脸色好难看。”该不会旧疾复发吧？“要不要我……元宁”

她居然拔腿逃跑！

“元宁！”美少年担心万分地急急追去。

不行不行，她演不来这个角色，她没办法演！齐娃惊惶失措地拼命朝方才那票格格们相反的方向狂奔。

买下整个戏班子、买珍本书、买几十疋苏州料子、养文人雅士……这完全与她过去的生活圈子不同。那份遥远的差距，她现在才深刻体会到。她和小桂偶尔卖艺多赚了几文钱，也会跑到戏园子拣最便宜的位子看戏，有时忘情地不断向台前走近，还会被人轰出去，或被诬赖为白看戏。哪知，竟有人是买下整个戏班子养在家里高兴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……

“元宁！你等等，那里……”

齐她埋头猛冲，拼命逃离这苛刻的现实。

她太天真了，以为扮演一位格格就和登台唱戏一样容易，可刚刚那一瞥，当头砸了她的春秋大梦一记。

这不是梳个旗头套件华服就能取代的事，她没有那些真格格们的气质与神态，她实在做不来。她不懂什么词什么本，不知道她们平日生活会阔气到什么地步。她那贫乏的脑袋对富贵的最大想像就是可以吃很多包子和小菜，屋子壁板不会透风，屋顶不会漏雨，衣服穿破了还有别的可以换，听戏不会被人赶……

白痴！笨蛋！不自量力的臭乞丐！假作什么优雅尊贵的模样，实则根本只是只猥琐的沟鼠，散发着掩也掩不掉的穷眼气。她居然还敢跟四贝勒拍胸脯打包票，保证一定

能把这角色演好。

丢死人了，她再也没脸见四贝勒！她这呆子，她演得算哪门子千金？简直……

“元宁！”

齐娃在美少年放声大喝中猛地停住疾奔的脚步，顿悟到这正是她目前的名字，却一个没煞妥，被止步不及的少年由身后撞跌到地上去。

喔……好痛。齐娃面朝地地由草皮上爬起。才以肘撑起上身，就看见眼前的一只巨大的靴子，上头还沾着一抹她唇上的胭脂。

草丛里怎会有只鞋子？

慢慢顺势往上看，她才察觉到这不只是只鞋子，上头还连着条悠然安坐在石椅上的长腿。长腿间，跪着一名与她错愕相望的女子。

“元宁？”美少年担忧地看着她呼吸困难的苍白小脸。

好可怕的男人！光是坐着就到她肩头那么高，遑论站起来的身势有多骇人。而且她最怕这种粗犷刚猛的男人，没有小桂那种瘦小的机伶，也没有这名美少年纤细的玉树临风，一看就是骑战马带大刀的精悍勇士，只是暂被关在豪门之中，展不得身手。

他眼神看似淡漠，其实相当犀利且凶狠。若不是浓密的长腿在晶透的琥珀眼瞳上投射了一扇疏影，那股气势会更凌厉。

不过……齐娃蹙起凝重的眉头。这人虽然神态不善，长得却挺好看的。

“需要我借你手帕擦口水吗？”

“喔……不用不用。”这人的声音好低好厚，却又冷又醇，轻声细语就可以震汤人心。齐娃一边愣愣抬袖抹着嘴，一边望着对方肃杀的俊容发怔，把细细描绘的胭脂给